

夏生齋文集



07685

夏
生
齋

文
續
鑿

篆書印文：夏生齋鑿

國子監藏書
大清
鑿

更生齋文續集目錄

卷一

春秋左傳詁序

與胡世琦書

徐先生墓表

汪上舍墓表

答張徵君炯書

李忠毅公墓誌銘

南陵工山神祠及孝感祠壁記

學津討原序

何孝子祠書壁

更生齋文續集目錄

新修餘杭縣儒學碑記

重刻呂子呻吟語序

吳守齋先生小傳

讀雪山房唐詩選序

蘇先生家傳

汪氏佩珍遺詩序

陶侃論

于定國論

弟子職箋釋序

兩漢同姓名錄序

傳經表序

唐豐溪處士呂從慶詩序

楊大令九柏山房詩集序

莊達甫徵君春覺軒詩序

卷二

復胡吉士承珙問小爾雅序

書道德經後

徐君墓誌銘

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敘

師大令二餘堂詩集序

唐陶山岱覽序

靖江朱氏義項記

夏生齋文集目錄

焦山東洲接瀝洲田記

伊封翁墓表

程君墓誌銘

蕭山汪君墓誌銘

涇縣志序

唐見山先生傳

涇縣新豐柯村洪氏宗譜序

崔恭人浣青詩草序

更生齋文續集卷一

陽湖洪亮吉著

春秋左傳詁序

余少從師受春秋左氏傳卽覺杜元凱于訓詁地理之學殊疎及長博覽漢儒說經諸書而益覺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居五六未嘗不歎漢專家之學至孫炎薛夏韋昭唐固之後法已盡亾自魏受禪至晉平吳之歲不及百年戎馬倥傯著書者漸少輔嗣旣啟空疎之習子雍復開飾僞之門而孔門之弟子門人一綫相承不絕如縷者至此始斷而不克續矣然又竊怪元凱雖無師承然其時精輿地之學者裴秀京相璠司馬彪之儔尙布列

更生齋文續集卷一

中外卽以訓詁論左氏一經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服虔彭汪許淑穎容諸人之說俱在倘精心搜采叅酌得中何至師心自用若此豈平吳之後位望旣顯心跡較粗又一時諸儒學淺位下不能復駁難故耶自此書盛行于六百年雖有劉炫等規過之書不能敵也况今日去劉炫等又復千載其敢明目張膽起而與之爭乎然以後人證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則庶可釐然復矣于是冥心按錄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寒暑不輟者又十年分經爲四卷傳爲一十六卷遵漢藝文志例也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爲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于賈者也掇及通俗文者服子慎之所注與李虔所續者

徐堅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
司馬彪等爲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
又舊經多古字古音半出于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
又半出此書因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
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逐件校正疑者闕之大旨則
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說雖旁證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指
而已無預焉者也書成合爲二十卷臧諸家塾以教子弟
焉名爲春秋左傳詁者詁故古字同欲以存春秋之古學
耳時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立夏日也

與胡孝廉世琦書

來示云文苑傳中當補入顧蒙蒯鼈二人所見極是至任

臣十國春秋鼈傳外又附注一條卽沿方志之誤不能參
攷以歸于一是任臣之疎也因校新唐書地理志復得數
條並附正焉南陵縣下云甯國令范某因廢陂置爲石堰
三百步今以舊府志名宦傳校之而知范名傳真鄧州順
揚人可補地理志之缺一也又云觀察使盧坦嘗命攝事
南陵修復大農陂云云嘗疑大農陂在南陵而何以修水
利者又屬甯國縣今核以名宦傳始知傳真曾攝南陵縣
事故能修廢築堰如此可以補地理志之缺者二也盧坦
傳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下云宰相裴均
怒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觀察使按李錡之誅在元和
二年十一月則坦拜觀察使當在三年與地理志及舊志

坦令傳真攝南陵開堰時事亦合此又可以補名宦傳之
缺三也新唐書范傳正傳鄧州順揚人今職官表名宦傳
之范傳真亦鄧州順陽人則傳真傳正當屬一人宋時避
嫌名故又改真爲正文藝李白傳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
傳正祭其墓禁樵采元和祇十五年此云元和末是傳正
爲觀察使又在十一二年之後矣此可補范傳正本傳之
缺四也又劉太真傳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
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今以陳少游傳攷之少
游之鎮淮南在大曆五年以迄少游之卒皆在淮南而太
真以興元初已爲河東宣慰賑給使佐幕未幾卽已持節
下云累遷刑部侍郎並在貞元四年以前距興元初亦止
三四年遷轉可云至速良由少游之力使然是大真本非
端士其以桓文擬少游也無足怪矣至少游爲宣歙觀察
使本傳亦不著何年以地理志攷之宣城下有德政陂云
大曆二年觀察使陳少游署是少游觀察使又當在此年
之前至大曆五年始徙浙東則少游在宣城蓋已歷五年
也至張喬本應歸入南陵今一統志及通志池州府志或
云池州秋浦人或云貴池人蓋一浴前之所屬一又下同
於後之改名皆未深攷蓋南陵之隸池州實止唐武德四
年至貞觀元年計共五年至改秋浦爲貴池又在五代楊
吳順義六年喬係唐咸通中人不得云池州亦不得云貴
池也至通典諸書不言南陵會隸池州者則文有省略耳

唐李洞送喬下第歸宣州詩無成來往過折盡謝亭松謝亭在宣州北二里卽謝朓送范雲赴零陵之地也益可證喬之爲宣州人矣至分劉太沖劉太真爲二傳亦合方志之體蓋國史貴簡故有并合方志貴詳不妨各爲一傳况新舊唐書又各有所據乎此亦如新唐書不爲韋應物立傳而甘澤謠爲補作之卽其例矣又以本傳及舊志統核之傳正之令甯國當在舉進士及宏詞高第之後或自縣令內擢集賢校書否則由校書郎出爲縣令皆不可知後又歷三州刺史而始爲觀察使也十年之中由縣令爲觀察亦皆循序而進此又可補新書及舊志職官表之缺五也

敕授文林郎晉封奉直大夫四川彭水縣知縣徐先生墓

表

乾隆中葉以前吾鄉爲府州縣長吏者極多有甯忤上官不得罪小民甯自處儉陋不虧缺倉庫錢糧者十尙二三彭水縣知縣徐先生士勳卽其一也先生字紀常一字毅夫世爲武進望族曾祖元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永宣康熙庚辰進士候補主事以詩名于時世所稱茶坪先生者也父植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母陶宜人先生贈君之次子也性開敏九歲卽徧讀五經弱冠學卽大成以乾隆丙子舉京兆試屢謫于春官歲壬辰大挑一等得

旨發四川以知縣用繼丁外內艱服闋仍赴四川庚子春

題補彭水縣知縣未抵任卽檄署會理州事會理與雲南接壤苗獍雜居最號難治先生始欲與之休息因多作條教揭通衢以曉諭之其言明切懇至父老有讀至泣下者又葺義學羅諸生親與之講貫州舊設銅廠有司剝收其息至是始撥爲諸生膏火資由是士氣亦振時川南北嚙匪擾害良民至白晝劫人于途莫敢問其健吏則偶獲一二必斷腕矐目杖斃之不申大府也先生曰此非懲一警百之道因詳請上官設法偵捕務在必獲一一顯致之法以懲薄俗以杜後患咸十餘上皆不報後不二十年嚙匪遂與邪教合蹂躪蜀中幾徧今

天子赫然振怒用大兵致勦費國帑千百萬厯六七年根

株始得淨盡人乃服先生之先見也州北嶺有大猾曰蔣鳴其橫與嚙匪等先生廉得實先設法散其黨羽因輕騎往捕之里間少年不期集者至千數皆持挺隨往至則鳴已自縛踞道周卽械入州繫聽事前石墩窮治所犯鳴大呼曰吾巨魁也嚙匪且畏我自來官司不能捕卽捕吾死黨亦必中道劫之去何今日吾魄奪而人事亦變也卽觸石殞一州大快州土司沙金龍與同母弟爭產訟數十年不決君莅任之始獄已達成都無從辨曲直又

特旨派刑部侍郎杜公玉林親往讞定于先生無與也侍郎甫還朝而土司抱成案復訟會時宰與侍郎不合檄全案送京師卽以先生護行旣至勢叵測訊斷至數月迺定

卒如初讞而先生顧以漫無覺察落職矣生平惻怛憂民之意未盡見之設施世論惜之罷官後貧無可歸主山東講席者數年先是長子書受以副貢生永樂大典館校錄議敘發河南以本班銓補時已擢蘭陽縣遂迎養先生于署中并爲先生舉七十之觴時先生兄弟存者三人暨諸子姪皆聚官解稱祝先生深以爲樂越二年始以疾卒于官署春秋七十有二子三楊宜人生書受瞻任皆庶出任又出嗣先生弟丕烈女二一適同里黃斗照一幼殤孫四人葆孫夔孫蘭孫藝孫先生性孝友遭考妣喪皆哀毀過禮生平于倫理尤篤撫弟之子若女如所生一一爲畢婚嫁尤不喜妾交所過從非惰行君子卽以學術相切礪者素嗜學卽宦遊服官得暇輒手不釋卷所著有六書鼎八卷瞥見編十卷難字解二卷服食撮要一卷蜀遊記一卷雅令三十二卷及詩文等藏于家

敕授文林郎書受爲先生加級請封得晉階奉直大夫配楊宜人先先生卒二十年性尤仁孝事翁姑委婉盡禮素不佞佛然生平未嘗戕一物命家貧操作盡瘁未五十髮已半白其撫書受也雖甚愛而課之極嚴書受以某年某月奉先生暨楊宜人合葬于某鄉之某原以表墓之文來請亮吉于先生有連又與書受爲同歲生知先生詳用不敢辭爰掇其梗概如右餘詳書受所爲行狀中不贅

汪上舍墓表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三月日國子監生汪君以疾卒于旌德縣板橋鎮里舍越二年月日其子瑣將卜葬于某鄉之某原先期乞爲表墓之文謹案狀君諱承澤字潤輿世爲安徽旌德人父又雲生八子君其冢嗣也少開敏事父母極孝年十三母譚孺人病所居村舍僻陋無醫者亦無市藥處君每冒夜行數十里延醫購藥者累月母卒不救君毀幾滅性父本窮諸生家屢空一日君自塾中歸跪而請曰家計若此使兒咕嗶守一經何以爲養請去而爲買可乎父笑領之時年甫十六遂涉厯千里冒險過江貿易于淮海間在揚州之泰州東臺最久以爲此故貿遷地也遂僑寓焉長娶孫氏是時君繼母呂孺人亦卒再繼者爲

譚孺人君與婦事之咸得其歡心閒歲必一歸省父母逢歲臘必治具召戚友以次起爲壽極歡始罷諸弟之幼者君皆一一成就之爲築宅環親舍以居父竟享大年以終後瑣兄弟偶檢舊篋得父所與君書云七八兩男得以提攜訓誨分我老人半世之憂吾子雖多豈易得如爾哉則君之孝友不聞于父母兄弟之言者可知矣迨譚孺人卒君皆竭力營葬其冢地在徽歙間崇阜峻坂距所居百數十里費至不貲然一不以累其弟也生平篤于友誼與歙縣黃某善黃素落拓不治家人生產君賙其急者屢矣一日黃聞父赴過辭君知其無有也贈以重金俾爲卒葬之費乃別中懷坦白遇事直言有欲就質曲直者往往望門

而返歲乙丑洪湖泛溢泰州尤被其害君雖僑寓首率州人捐銀米若干藉以全活者甚眾君生于乾隆 年 月卒于嘉慶某年 月年甫六十有六子二璨國子監生有文名後君數月卒瑣旌德縣學生孫四人時謙時豫時升時泰

答張徵君炯書

洪亮吉頓首肅啟季和先生徵君執事挹執事名久矣又嘗讀所輯諸書服其條例謹嚴搜稽廣博遺編碎簡藉以流傳晉豕魯魚因之訂正未嘗不思傾心握手攷古證今訂從前學究之訛窺往昔通儒之旨又聞嘗枉道過訪適以事他出不獲掃先人之敝廬迎有道之過軼至今爲歛

矣亮吉頻年授生徒誤方志皆在琴川箬嶺間又值執事都門遠客把晤無從惟與次仲同年及令子言之以志快快今歲貴郡復有修志之役亮吉學殖荒落方爾汗顏何期遠賜手書獎其庸陋荷甚愧甚然本欲與執事言者亦有一二此州爲東南名郡而元明以前圖經方志傳者絕稀卽如秦漢以來陵陽山係屬涇縣今則分隸青陽石埭非府境內山矣至府城內有陵陽山不過偶同其名非陵陽子明之舊且名亦自唐中葉以後始起杜牧之贈宣州元處士詩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則眞府城之陵陽山矣漢書地理志班固之所爲清水說文解字許慎之所爲冷水皆卽今清弋江清冷涇音並同其謂之清弋水者始

見于晉書鍾雅傳而元和元豐等地志並因之李吉甫王
存諸家志可證審中葉後始有清弋江之名新唐書地理
志元和四年甯國令范某因廢陂置爲石堰三百步水所
及者六十里有永豐陂在清弋江中杜牧詩亦有清弋江
頭之句然宋初諸地志尙稱爲清弋水至宋南渡後清弋
水之名始隱而並稱爲清弋江王象之輿地紀勝可證舊
志或合而爲一或析而爲三四非事實矣他若魯港爲漢
志廬江水之譌南湖實禹貢南江之委此類十數條頗足
以補地志之遺訂前人之誤執事見時卽當定其得失耳
又承示當錄及金石與鄙見適同亮吉向譏方志皆別立
金石一門新修涇縣志卽用此例又南宋王象之輿地紀

勝近日始有鈔本其采宣州所屬金石自南齊至北宋已

三十五通今大半已失傳又當亟存之以存一方掌故此
雖係府署中施上舍分纂然已又示唐劉長卿當作宣州
一一鈔示之或不至失落也

人以姚合極元集爲據亦精審之至亮吉攷劉文房集又
有行至宣州一詩詳其詞意亦應爲宣城人卽如唐書白
居易傳言祖自太原遷于下邳然居易成進士寶由宣州
解送則長卿不妨卽同此例且唐賢最重族望其原籍一
處占籍復一處者極多武功去文房不遠當得其實不必
以史言作河間人爲疑也是則唐中葉兩詩鉅公又皆宣
州人矣此間太守極賢然局中同事諸君極多亦或各存
意見他日體例恐未能畫一耳亮吉昨修涇縣志又有辨

證一門有與同縣諸君商榷者問答皆錄入以備後來采擇今執事此書亦當錄入府志辨證中矣外近所作文二首適有藁草又均與志事相關謹附呈左右幸有以教之別有奉懷一篇并寄正以志欽挹亮吉又頓首

誥授建威將軍浙江提督總兵官總統閩浙水師軍功加
二級紀錄二次追封三等壯烈伯諡忠毅李公墓誌銘
我 國家多將率才並世所見者三人皆官提督皆死

國事又皆未竟厥用曰馬忠壯全曰宮保花連布其一則忠毅公然宮保與余同官最久忠壯亦尙及識一面獨忠毅遠隔數千里二十年來宦轍南北耳其名究未面其人也惟屢讀邸報見其勇猛任事見其忠勤爲 國見其出

萬死不顧一生又獨能以精誠上結

主知以爲東南閩師有此人小醜不足殄矣及聞黑水洋之變雖識與不識無不東向哭失聲爲

聖天子惜此鞠躬盡瘁之臣也烏乎十年來使封疆大吏人人能與公同心則賊之平已久然又怪公以孤忠子立今上親政未及一覲 闕廷顧轉邀不世之

知破浮言排物議一意任公

命爲總統功已旦夕成矣而變出意外遂使邊隅小醜暫緩天誅東海盡臣遽淪泉壤此則不能無恨者耳夫忠壯勦金川曾官保勦銅仁紅苗皆死于事之方殷而公獨死于功之垂就此則尤可惜者烏乎公孫述滅光武感念岑

彭吳孫皓凸晉武帝亦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吾知不日海宇盪平

聖天子亦必軫念勞臣以爲非李長庚不至此則公死而亦若不死矣按狀公諱長庚字超人自號西巖世爲同安著姓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彰化縣學生三世皆贈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贈公有五子公次居三幼卽異常童甫入塾學書卽振筆書唐李白句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贈公大奇之命以今名性篤孝年十七母余太夫人疾衣不解帶數月免喪習騎射慨然有當世志試補武生舉乾隆庚寅

恩科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扈 蹕畿輔者三年

二十六出爲浙江衢州都司居六年擢提標左營遊擊又六年由太平參將擢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所轄日南濱州故盜藪公至始哨其地捕除之會鄰境有被劫者誤指爲海壇界落職畱緝公一不申辨遽毀家募鄉勇出洋擒盜首林權又擒盜陳營等大昨盜善火器戰屢卻公竿鏢以斷其船跳登之賊火燎公須短兵接大獲乃返時總督爲郡王福康安訪水師將材獨禮異公公慷慨言曰長庚破家爲一國船旣自造軍食器械一不資于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有請于是督府下檄沿海凡李某所在調用軍火不限多寡與之先是閩盜陳禮等闖入殺浙江參將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獲之奏起遊

擊旋署福建銅山參將銅山戰艦徒空名公別用選鋒作商人裝出海不張旗幟見者不知爲官軍也故賊至輒得越歲以父憂歸仍還署任救象嶼商船之被劫者賊來撲我兵少勢不敵公伏不動待賊礮盡出不意創過其舟一礮殪之日嚮暮隱約又見數艇公亟收泊數艇者亦泊比曉相持公命我舟一字排列作長山蛇形後船插前船巨纜纏之賊從東來我師東第一舟應之以迄第八西來亦如之回環終日賊無如何是役也鎗礮聲震數百里殺傷過當旋補海壇右營遊擊

今上元年卽授公銅山參將明年擢澎湖副將保舉入京未至授定海總兵

純皇帝召見獎諭有加

更生齋文籍集卷一

七

命速抵任公受事條具緝捕事宜以上總督故協辦大學士書麟公多如公議前總督魁倫奏請改造同安梭船一事亦公所規也明年土盜鳳尾幫誘入安南夷艇公破之三盤畧拔他將被圍者出之當是時羣盜蔡牽林阿全等諸有名目無名目大小以百數舶交海中而當事者獨急艇匪日夜程督公追之浙洋追之閩洋又追過閩越交界之甲子洋乃返明年四月擊蔡牽白大洋功最

賜花翎五月夷匪大入浙撫阮公元奏以公爲統帥報可六月與黃巖鎮會師松門颶風作覆賊舟殆盡獲其僞爵倫貴利俘斬數千人艇患自是紓矣計自蔡牽朱濱以外

公所捕獲海盜有名目者于深水洋獲李出等二十二人于潭頭獲丁郭等十九人于六橫獲林俊新等十五人于徐公洋獲楊烏等十九人于竿塘獲李車黑等十人于旗頭獲陳帖等二十二人于東霍山獲李廣等二十一人斬首十級乘勢至盡山獲陳火燒等二十二人斬首十一級于三盤獲高英等七人于山東黑水洋生擒林權等五十餘人斬首二十級獲船隻器械無算他若浮鷹之戰生擒五十餘人南圯之戰一日夜獲八十餘人黃擺之戰沈賊艘二斃七八十人斬首五級數俘得五十二以上皆稽年逋盜遇公無不亡魂失魄魚奔豕竄陷胷抉首相接以是賊中口號曰甯遇千萬兵不遇李長庚此卽公勦賊不遺

餘力之大略又計公所歷洋面曰白水洋深水洋潭頭洋六橫洋徐公洋竿塘洋盡山洋日東滬洋三沙洋南鹿洋浮鷹洋淡水洋甲子洋斗米洋調班洋三盤洋沱滯洋佛堂洋白犬洋黑水蓋自嘉慶之元迄丁卯歷十二年凡寒暑晝夜風霰雪雹無一日得離海洋亦無一日不搜海盜鬢髮以此白面目以此黧而公亦誓死滅賊不復有旋踵想矣記曰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實于公一人見之公所自艤舟船營陣曰火功船同安梭船曰常山蛇水陣其爲總統也又申明軍令條下陣法一定幫兵船居中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幫兵船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幫兵船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軍船行

日插五色旗夜懸三燈一遇賊兵不論何幫先見者卽高張本色旗以便後船眺望協力攻擊仍視中軍旗號指東則嚮東指西則嚮西入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統領二枝各船一枝所攜藥彈必待盜船旣近然後開放故鎗礮絕無虛發蓋公行軍嚴整又若此其年冬擢浙江提督臺灣平調福建水師提督旋又調浙江總統蓋自

上親政以來又專以蔡牽事付公閩浙水師皆屬焉公感激

上知益思自奮其勦蔡牽也敗之于青龍港覆之斗米洋又大蹙之于鹿耳門嗣以牽船從北汕漏出有旨奪翎頂繼又敗之于三盤又挫之于調班洋又大搏之于漁山公

血戰受傷事

夏生齋文續集卷一

十四

聞復頂戴又大敗之于東湧礮擊牽從子蔡添來落海明年又扼之與洋大星嶼斷牽船大桅燬其篷索時公爲客兵以粵爲主使粵援卽至客主交逼則牽受首必矣而無如粵之故緩其期若惟恐公之成功者牽復得間脫去

上聞雖切責粵帥下部敘公功而事機已坐失矣又與粵帥會勦畧門盜先期奏請事竣暫還浙理軍政上未允遂卽日復行冬合金門福甯二鎮共擊牽浮鷹擒七十五人斬級十五十二月二十五日至黑水洋追及之牽所有三舟耳公奮勇欲登舟幾得上忽風浪遽作倉猝中賊礮傷咽喉額角遽以是日日昃隕命烏乎賊瀕于死屢矣乃梳

斷不死蹙之絕地不死豈天故欲稽其誅以俟惡稔始舉族以殲之使一不留遺種耶抑天欲彰公之節故使變生不測而賊亦旋踵卽滅耶是皆不可知者矣督臣疏入

上震悼爲之墮淚使撫臣迎其喪奠醊

賜帑金千兩續又賜帑金四百兩追封三等壯烈伯于本縣建立專祠仍下部臣議卹

賜全祭葬

賜諡忠毅又累降

旨申飭水師將帥爲公復仇

勅督臣用所獲蔡牽義子蔡二來轡以祭公梟其首喪次聖代褒忠之典可謂無以加矣非公之破家爲國忘身

滅賊不以死生利害之念稍存于中者而能致此乎公生平讀書外喜靜坐天性知兵尤長水師大小經百十戰所斬獲不啻千數所獲軍裝器械不啻萬數他人得其一卽詫奇功在公尙不足言公所至脩學校作義冢見義必爲并有士大夫所不能者公生于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八配吳夫人無子有養子二曰廷駒乙卯科武舉早卒曰廷鈺方爲公後承其喪吳夫人生女二一字葉寅在室殤一適同縣候補同知陳大琮今奏畱浙江欲隨大府勦賊以復公讐者也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鄉之某原千里走使乞爲志墓之文余生平慕公而恨不得見者也重爲之銘曰岷山之源誰神于江離堆灌口爲公

之宗閩江之南誰神于海高浦涪洲公神斯在公不滅賊賊害公怒氣上作三天虹雷電擊賊滄海東公之英靈在天地一訃傳來十州涕除夕先膺萬家祭公能報國死亦甘留此正氣維東南我銘公墓兮石作函歷萬萬古今詞無慙

南陵工山神祠及孝感祠壁記

南陵工山縣鎮山也其周七十里高數千仞魯語云社稷山川之神有功烈於民者祀之工山雖一隅之山然實能出雲降雨灌溉百里則山之有神之有祠固也而前世相傳神爲晉孝子何琦夫生有嘉德沒爲明神亦固也事不必遠引漢秣稜尉蔣子文以逐賊死爲鍾山之神至改

鍾山爲蔣山晉宣城內史桓彝以禦寇死迄今爲涇縣湖山之神甚至三國吳時梅根冶一小女子以救父死亦得爲神是何孝子之得爲神非鑿也然今之祀蔣山神者木主則曰蔣山之神祀湖山神者木主則曰湖山之神不以蔣侯桓內史鑿之也善夫明洪武三年詔書祀五嶽四瀆者東嶽則稱泰山之神東海則稱東海之神舉凡前代封號及一切附會之說皆削之社稷城隍之祀亦然曰社稷之神城隍之神亦不以句龍后稷之說附會之也今何氏子姓必欲證工山神爲祖祠而此方知禮者又或起而爭之皆非執衷之說矣必欲爲百世不易之論則祀工山者主宜稱工山之神所以遵歷朝祀典也祀孝感祠者主宜

稱晉孝子何琦如是而何氏子姓與土人之以工山神卽何孝子者固並行不悖也然余更欲爲何孝子辨誣朗陵爲西晉何曾封邑晉書列傳曾陳國陽夏人與孝友傳之何琦爲廬江灄山人者渺不相涉按琦本傳母亾服闋公府辟皆不就高尙可知何必假他族朗陵之封以焜耀身後乎方志至謂之朗公則又以支公遠公緇流一輩目之矣明沈堯中碑記又稱爲何孝廉攷琦傳雖曾察孝廉然嘗除郎中又嘗補涇縣令不得復稱爲孝廉也何氏子姓不此之爭而沾沾焉爭工山祠孝感祠之分合遂使祖宗受百世之誣而反不置辨得無貽籍談數典之誚乎其他神奇附會之說儒者所弗道亦不足道耳余又怪明曹學佺作名勝志顧祖禹等作輿地書咸自負該博而于工山朗陵山下皆沿土俗之譌而不能正則不考書傳故也今明經章兆祥等旣致啟于余而何氏子姓又以工山祠孝感祠碑爲請用一一詳列之其證何孝子之可爲工山神者亦以明神人一理士大夫之能孝于家忠于國者死而不朽不朽之事卽爲明神亦庶幾可風勵末俗耳至汪貢士越著辯又以爲何孝子琦當配祀工山如后土社棄配稷之例說殊未諦夫工山一縣之山耳安得復有配祀若如貢士之說則古今帝王之祀皆以其臣之有功德者配享如風后力牧之于黃帝是矣風后力牧不聞又有配食者明大有配小無配也

學津討原序

宋左禹錫有百川學海一書判作十集共一百餘種經史子集四部釐然較之唐宋諸賢歐陽詢虞世南徐堅及宋初三大部以迄玉海事文類聚諸書之以事相類以詩文相類者可云最善

國朝汲古閣毛氏因之有津逮祕書之輯視學海采擇較精蓋叢書之例極搜羅之富無割裂之嫌既錄全書并登祕籍勝于類集者以此近時鮑上舍廷博復輯知不足齋叢書至登

乙覽復采入四部中可云極榮遇于儒者集盛事于文林矣然毛氏則多采書畫跋及詩評詩話而于有裨經史者

反略焉鮑氏則意專在未刊之本未經見之書而不能以經史子集爲類是以稗官及說部亦進而與經傳相參此則于慮之一失也至李兵備調元函海雖由漢迄今多及百餘種然專主全蜀而不及他州趙明經紹祖涇川叢書亦能綱羅散失然又專主一隅而并不及本郡此蓋一方之書非可以統古今之盛括垓宇之全者也張君若雲生于海隅而嗜古若渴家藏至數百萬卷而又校讐精審登采謹嚴其僞者黜之無關切要者削之共百數十種刊布遠近名曰學津討原雖本毛氏之書而增損之而義例益嚴復加之考證可云善之善者嗣又得宋本太平御覽不日將刊成以公同好行且讀而敘之吾知海內珍此二書

當有過于毛氏汲古閣鮑氏知不足者吾與海內士大夫
又樂觀其成矣

何孝子祠書壁

余既爲工山神祠及孝感祠壁記矣嗣何氏子姓復請于
上官乞以工山神祠何孝子祠合而爲一上官據明輿地
書移文局中云名雖有三神號實一何氏子姓復持官文
書來乞余作祠壁記夫既控于上官而得直則事卽編入
令甲余亦無以難也無已爲援一舊例吾鄉及三吳皆祀
春秋時吳延州來季子爲土穀之神香火甚盛康熙中吳
氏遠裔居城頭者忽控于上官以爲此吳氏始祖之廟非
他姓男女叢雜所可出入祈禱歲時祭獻者也上官遂允
其請出示禁止而土穀神祠之祀儼然移爲吳氏祖廟矣
夫生爲食采之地歿卽廟食此方是延陵季子之爲神固
昭昭不爽也今工山一隅何孝子生平棲遁之所死卽俎
豆于此所謂生有嘉德歿爲明神是何孝子之爲神于此
方亦昭昭不爽也吾願何氏子姓及居是方者皆赫赫然
以神理事之既可以息爭又可以教孝則善之善者若南
陵何氏之望爲廬江瀟山而非陳國陽夏史傳甚明前記
已詳言之不更贅

新修餘杭縣儒學碑記

三代以下封建變爲郡縣郡縣之學校侯國泮宮之遺制
也郡縣學校最古者郡則蜀文翁禮堂縣則漢溧陽長校

官碑尤著至若郡縣建置兆于秦漢郡縣名之古者至秦漢止矣獨餘杭之名尙在秦漢千餘載以前郡國志不云乎夏禹東去舍舟航登陸乃以爲名是餘杭之名尙在秦漢千餘載以前樂史寰宇記引舊圖經亦同然吾又疑之縣去臨安僅咫尺而學校勑建轉遲至宋景德三年反不若洞霄之宮肇自漢武帝徑山之寺始于唐代宗豈釋道之教隆而儒術反不振乎此亦餘杭學者之恥也吾友張君吉安洩政之初卽以此爲首務首撤大成殿而新之重建兩廡改舊七間爲九間又易殿前唐塗以石整櫺星門闢玉帶街改明倫堂爲崇聖祠卽以祠爲明倫堂以迄戟門泮池一律修整前後凡六年而功始迄焉余又怪錢唐

臨安爲唐宋以來都會之地聲名文物甲于東南卽以金石而論王象之輿地碑目唐宋金石至五六十通然類皆尊勝陀羅尼之咒華嚴元覺之碑道院磨崖法華刻石釋則嵩嶽大師烏窠禪師徑川禪師悟空禪師諸石碣道則龍神之祠赤松之蹟泉亭神宇之記洞霄提舉之碑指不勝屈而學舍之勑置庠序之興廢杳無聞焉又豈福田利益之心日勝而崇儒重道之舉遂槩置不論乎夫振興文教賢守宰之任也修明經術一方士大夫之責也吾願後之官此者時增修而倡率之以佐

聖天子文明之化將見學舍之崇隆有大過于琳宮梵宇者是又余之所厚望矣

重刻呂子呻吟語序

明儒呂叔簡先生有呻吟語二卷乾隆丙辰之元桂林相國陳文恭公評節而刊之越五十年丙午渭南漕督蔣時峯先生重刊以行世然流布者絕少今霽峯先生之涖吾郡也距重刊時又二十寒暑矣先生以愷悌之政守煩劇之區偶值偏灾竭心賑卹遂得感召天和雨暘時若暇日復取呻吟語一編以爲可以藥世人身心性命間受病者欲校刊以廣其傳而以敘屬之亮吉夫呻吟者疾痛聲也必病伏于中始聲發于外無以絕其病卽無以輟其聲因是思居君相之位者能揀一世之病始能絕一世之呻吟下此則有民社之責者能揀萬眾之病始能絕萬眾之呻吟呻吟之聲絕而歡欣鼓舞之念斯起矣今先生之校刊是書也謂非欲絕呻吟之聲而躋一世于歡欣鼓舞之域乎語曰防患于未然又曰服藥于未病之先吾願世之受病淺及未始受病者三復是編身體而力行之將見一世盡起沉疴而斯民並登仁壽此則不負先生揀世之苦心矣

吳守齋先生小傳

先生名佩字敬之一字守齋世爲錢唐人少開敏勤于學業從倪明經國璉汪大令惟憲兩先生游最久兩君固名下士凡從遊者無不連售然先生少卽補博士弟子員泮沉場屋者三十年卒不得如志人咸惜之先生內行甚摯

事親敬長之外撫孤姪及從母之女嫁娶皆以時又以其暇課從子毅成乙丑進士梶甲戌中書有丈夫子六人孫十一人驢已舉壬子鄉試皆先生爲善之報也年六十九歲卒

舊史氏曰記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傳有之韓起與田蘇遊而稱其好仁觀先生之所從遊及所與遊皆魁人正士落落不羣者則先生之學行可知矣余與先生令子炎交知先生最深用敢詮次及之迄今過南屏之嶺泛明聖之湖未嘗不歎先生一家門才之盛舊德之多皆先生之所積累烏乎盛矣

讀雪山房唐詩選序

更生齋文集卷一

五

吾友韞山侍御深于詩者也而世不盡知則以制舉文之工掩之也侍御又深于論詩者也而世亦不盡知則又以論文之精確掩之也夫侍御之文風力至天崇國初而止若侍御之詩則宛然開元天寶之體格也大厯元和之嚴整也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觀侍御之所選不可知侍御詩之所自出乎又嘗論之王文簡沈文憲以名工鉅卿手操選政文簡則專主神韻而躡實或所未及文憲則專主體裁而性情反置不言其病在于以已律人又強人以就我今觀侍御之所選一人有一人之面目一人有一人之性情各不相肖始各極其工選一代之詩而即可爲前古後今之法蓋善之善者猶憶己亥庚子間余在京師

一日集讀雪山房與侍御從叔松厓漕督及侍御論詩至夜半于古體則高岑王李杜韓白錢劉韋柳而外尤醉心次山近體則初唐五家天寶數公大厯十子之外以玉溪爲中興致光爲後勁二人者意見無一不合因相視大笑至酒冰復溫燭跋屢易乃散一俯仰間若昨日事而二君之歿已十數年二君詩集之刊定又及十年矣然則余之序茲集者非特序侍御所選之詩卽爲序侍御之詩可謂兼序漕督之詩亦無不可也

蘇先生家傳

吾里中有涪德君子一人如唐之元紫芝宋之徐仲車者則蘇先生是矣先生生七十年困于諸生家又苦貧授徒

自給然當世識與不識聞先生名則曰此長者也此大君子也先生何以得此于人哉先生諱灝字景程一字謹人爲宋蘇文忠公軾二十二世孫高祖良知始自無錫蘭儀岸遷居府城遂世爲武進人祖廷弼父維仁皆有隱德先生少卽穎敏六歲就傅後未嘗一日去書家藏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幼時卽樂觀之凡古今成敗得失皆鏡于胷中間發一論父兄不能難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卽有聲橫舍中先生天性孝友家庭間事皆以至誠處之親戚里鄰均無間言家苦貧少卽授徒以資色養館餐雖極腆恒不下箸人怪之則曰吾母在家常蔬食也亮吉少先生幾二十年同在講院肄業者五年里有文課亦無不與先生

偕人皆重先生之文與學而亮吉尤敬先生之爲人以為
友朋中終身無過舉者惟先生一人而已性淡于名利雖
家無儋石屢舉不售處之裕如未嘗少見顏色生平成就
幼童末學至數十人課藝之暇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
卽桀傲不純者聞先生言亦皆感悟二親歿後無意進取
惟畱意實學日誦內則篇思貽父母令名數語以自警每
遇歲歉必命減膳曰道殣相望吾輩得飽菜羹足矣學宮
圯先生率同學倡修人感先生之誠入貲以助者尤多先
生娶馮氏無子以兄之子敏善爲嗣親見其讀書成立今
已舉于鄉官儒學教諭需次當得縣令矣先生年七十有
九以嘉慶十三年十月六日卒遺令速葬不用樂工僧道
敏善皆遵之又以亮吉交先生最久暇日踵門乞爲先生
立傳亮吉舊史氏也又生平重先生之爲人用綴其行事
俾他日志耆舊傳純固者有所考焉若狀中所臚列類皆
束修自好者所能爲不足以爲先生重故不更錄

汪氏佩珍遺詩序

嘗讀唐李翱與陸慘書云李觀之文如此官止于太子校
書年止于二十九雖有名于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誰哉
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于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
將安所歸乎余讀而悲之以爲雋才之不幸未有如觀者
而不料汪生之年命才學適與之同生少有殊稟甫成童
卽善吟詠隨父客居海陵屋數椽嘗扃戶不出以誦讀爲

事瀕海無師時生弟瑣從余遊生遂介其弟時時以詩質
余余閱而賞之以爲宣歙間詩人無有出君右者如出門
云此際非無淚恐傷父母心則善于事親可知矣其寄弟
云望汝書來早憐余別後思則友于昆季可知矣其舟次
偶成云不知何處秋砧急錯認山妻搗藥聲春閨云陌上
小桃紅不了可能開到堦歸時則伉儷之情又何其纏綿
悱惻也他若莫愁湖云燕子亦已去高城啼亂鴉可云工
于發端遺貧云春來多少好春光春風到處春花香我正
攜樽醉花底厨娘來聒甌無米可云工于作結又如春曉
及雜詠諸詩皆不愧齊梁間人語然功名止于上舍生年
亦止二十九何其與唐李觀不謀適合如此余雖不敢怨
及于天地鬼神然未嘗不憫其門祚之衰薄與騷人賦命
之窮一至此也臨終屬其弟以詩乞序余故哀而許之并
錄其詩入北江詩話中

陶侃論

清談之禍烈矣起于魏正始而西東晉祖述之其間能卓
然不爲所惑者惟陶侃及卞壺數人而已侃尤有遠識卽
如諸參佐或以談讌廢事侃命取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
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
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
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又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
至于中人當惜分陰此數語豈漢魏以後諸賢所能道耶

夫王謝溫庾可云江左名將相矣然茂洪麈尾元規清興安石絲竹皆正始風流之習也甚至太真之偉烈聞過江第一流已盡卽復失色非結習未盡何以至此大抵游俠之習起于戰國綿延于楚漢之際至西漢全盛之日其風始衰清談之習起于黃初正始之間橫流于晉及六朝至唐一統之時尙未克全變人心以此而濟風俗以此而壞國亂亦以此而循環其禍之烈可勝言哉夫游俠之害起于閭里小人士君子之從風而靡者尙不過十之三耳至清談之禍自君相啟之其禍亦卽自君相被之內自中朝以迄薄海內外千百年來使五帝三王之化掃地無餘非正始諸人實階之厲哉故范甯以爲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紂非過論也蓋桀紂之害在一時王弼何晏之害及于千古烏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者以其能闢異端也弼晏之罪浮于桀紂者以其害世道人心也故因論陶侃而并及之

于定國論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是漢時廷尉之公平者張釋之于定國二人爲最矣余獨以爲不然夫釋之議犯蹕者之罪以爲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魏王肅已顯譏之以爲廷尉天子之吏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

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輕于爲君不忠之甚者也然釋之當時不過言之失耳犯蹕者究未嘗論死也于定國則不然計定國之爲廷尉自宣帝地節元年至甘露元年一十八年之久今按京兆尹趙廣漢之死在地節四年左馮翊韓延壽之死在神爵四年光祿勳楊惲之死在五鳳四年司隸校尉蓋寬饒之死在神爵二年皆定國爲廷尉時事也且楊惲之免官也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爲詆惡言大逆不道惲之死也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寬饒延壽亦皆坐不道誅使事皆出宣帝意耶則定國承望意旨畸重畸輕何以爲執法使定國自出己意耶則罪不傳律何以爲法之平余以爲定國于四人之罪當以法爭之不能得卽當

去官不能去官亦當如乃父子公抱其具獄痛哭以爭之以冀主之一悟今不此出而一則擬以無道一則擬以不道且于一人之身再擬以無道不道竟若死尙有餘辜者廷尉之平果如此乎徒使中興令主以誹謗殺人以語言文字定獄非定國加之戾乎而尙竊執法之稱尙播不寬之譽何耶

弟子職箋釋序

古之教弟子者纖悉無不至也在小戴禮者曰內則教弟子所以事父兄在管子雜篇者曰弟子職教弟子所以事師長二者缺一不可三代以前國家風俗之厚士大夫家法之修無不由此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之言內則弟子職之綱也子夏氏最得孔氏之傳故其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務陵夷至戰國風教盡矣然孟子之言尚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西漢以來萬石君之家法江都相之師範以迄趙恭之步儻劉般之頌詩荀爽之御李膺殷陶之侍孟博尙皆有三代之風烏乎風俗之壞蓋肇於魏黃初正始間乎其上也祖尙元虛揣摩莊列於是爲子弟者亦相率以跌蕩爲高通脫是務阮籍則居喪食蒸豚矣胡母輔之則直呼父字爲彥國矣弟子之繩檢盡去而天下之風俗隨之于是劉石入中國而懷愍皆下堂百年之中四海鼎沸其不至于爲

禽獸者僅僅一間耳弟子職不謹之害一至此乎蓋弟子者成人之基也成人者一鄉一國所取法也正弟子方可正成人矣成人正方可正一鄉一國及天下矣語有之少成者天性習慣成自然聖人又豈好爲此委曲煩重以苦弟子哉觀三代之風俗如彼魏晉之風俗如此亦可以憬然悟矣按今弟子職亦非管子所爲乃古塾師相傳以教弟子管子作內政時取以訓士後人遂入之于管子耳總之弟子職之在管子與內則之在小戴禮等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之舊附弟子職于孝經最得聖人之旨自隋書經籍志以下皆雜入管子中不更分出則魏徵歐陽修等讀書之無識也余少習是書凡子弟入塾皆以

是書爲始又病唐尹知章注簡陋劉續補注亦未該洽因仿漢儒注經之法一一箋釋俾是書得專行烏乎後之教弟子者其慎之哉

兩漢同姓名錄序

漢同姓名錄二卷所采書自前後漢書三國志外以迄金元著錄凡二十餘種隋書經籍志梁元帝同姓名錄一卷宋史文藝志作二卷又載子野同姓名錄六卷元帝書今不傳子野所著亦未見案姓氏之學自王符應劭以後著錄者不下數百家而同姓名之錄則僅見此然漢世風俗簡樸數傳而後諸劉名字同者尤眾甚或河間孝王開傳其元孫濟南王康子復名開是彌孫與始封國祖同名裴

松之三國志注稱荀氏家傳荀暉字長倩而官太子中庶子者亦名暉字景文是從孫與從祖同名此類尙多不表出之恐視睫不見者眾也宋王伯厚著困學紀聞于宋世諸儒較爲審覈然其考史二條一云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下稱沙隨程氏云延年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不以爲嫌云云是合兩延年爲一人不知在酷吏傳者字次卿在昌邑哀王傳者字長孫非一人也一云戰國有兩公孫宏與漢平津侯爲三不知卽漢代而論公孫宏亦有三人平津侯之外一爲幽州從事見後漢書列傳卷二十三一爲楚王英黨見續漢書志第十一伯厚史學之粹

尙如此何怪鹵莽立論者謂漢作聖主得賢臣頌之王褒
卽鄭通里男子漢又有朱買臣官武昌太守謂元帝時人
者是又不足辯也又考劉歆字細君見于東觀漢記公孫
宏字季又字次卿見于司馬遷書及鄒長倩遺宏書而班
固皆不錄今一一爲著于編未始非讀史者之一助也夫
古之用心于瑣屑有著古今小名錄及古今姓名雜錄者
猶登于譜牒及小說二家況此之所述實本蕭氏舊例而
補簡冊之散亾備史家之雜錄較天隨孔至所著爲賢乎
彼矣

傳經表序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于孔子易孔子十五

更生齋文續集卷一

子

傳至劉軼尙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昱詩十五傳至許晏

魯十六傳至賈逵毛春秋十九傳至馬嚴左氏十三傳至

孫寶公羊十一傳至侯霸穀梁佗若今文尙書伏勝十七

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

禮高堂生六傳至慶成上自春秋迄于三國六百年中父

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耆門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多者著錄至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興午

則無聞焉豈非孔氏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遂

散絕乎暇日採摘羣書弟其本末校正譌漏作傳經表一

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綴之而通二經以

上至十數經咸附錄焉較明朱陸桴授經圖

國朝朱彝尊經義考承師一篇詳實倍之蓋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至此乃備也是爲序

唐豐溪處士呂從慶詩序

豐溪處士名從慶本大梁人從宦金陵唐廣明中避地至歛又自歛遷於旌德之豐溪遂家焉生平喜爲詩年九十
七乃卒自題其墓碣云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子孫守之
不去迄今及九百年其裔繁衍至數千家寒食上冢之禮
歲歲不廢唐詩人之有後福者莫處士若矣余嘗謂聚族
而居有三善焉祖宗邱壠歷世可不迷毀一也昭穆之敘
數百年秩然不紊二也先世畱貽之物可以守而弗失三
也余家亦自唐中葉以後卽居歛縣之洪源余祖雖已遷

居常州然三十年前余憶隨學使者校文至歛事竣獲歸
展祠墓于族長老處得敬觀唐畫像一宋畫像三唐畫像
爲始遷祖宣歛觀察公絹本漫漶不甚可識疑亦後人臨
本也宋畫像三則墨采尙新一爲先忠宣公一爲文惠公
一爲文敏公忠宣公像後跋者張南軒栻等七人末皆稱
通家子姪蓋宋時敬父執之禮如此其法皆傳於子孫之
賢而有文者俾收藏之老則又擇通族之賢者付之是以
久而不失今豐溪處士之詩亦皆其歷世之賢而有文者
所搜羅哀集者也此非聚族而居能若是乎今年春余來
主洋山書院呂氏之從遊者數人括帖之暇亦皆喜賦詩
暇日璽培兄弟輯豐溪處士詩共得四十五篇謀復付之

粹余細讀其詩而益敬處士之爲人也處士之於唐末特未沾寸祿者耳而流連宗國慨念故君偶有所作卽三致意如此則其詩之傳而久者謂非處士之志與節有以致之乎夫唐末詩人之能以忠義著者不過司空表聖羅昭諫等數人余昔入王官谷會訪表聖墓及遊浙右而甌江左側亦有昭諫故居惜子姓皆不振作求如處士之裔能表章先代者絕少豈天之於處士於生前有意厄之俾得大顯於生後乎吾故曰詩人之後福莫處士若然亦賴聚族以居故能寶護愛惜愈久而愈顯若此佗日修方志者能準許棠蔣華之例於豐谿載處士之墓于糾峯柵山詳處士遊歷之地則處士益不朽矣璽培皆勤學有文其表章先世不遺餘力亦可嘉也

楊大令倫九柏山房詩集序

余少日在外家讀書出塾後卽喜爲詩語雖不雅馴然頗不可一世視外家兄弟之作頗易之所心折者獨二人於記誦之學則敬蔣上舍松如於五七言之詩格律則敬君松如余外兄子君又余外姊子也三人者同志同學出入亦無不同大約余氣最盛松如次之君議論及處事獨持平余與松如皆面折之然卒以君所處爲當後與余同館邗上又同客京邸又與余同舉京兆試君先成進士越十年君謁選余已官京師君又客余邸第及揀選得廣西余送君又獨遠然不十年君遽以宰荔浦卒于官矣越一年

君之婦扶櫬歸余弔之于孫氏君之婦流涕爲余言君官廣西日無日不相憶臨卒而諄諄欲以詩之序見委也未幾而君婦復死君無子君之弟將梓君遺集然則余之敘君者容可緩乎君之詩尤講格律生平以唐詩人左拾遺杜甫爲宗余每欲廣之君不以爲可也獨服膺余詩以爲非近人可及猶憶歲甲午冬仲余與君及松如弔塾師喪于宜興之豐義鄉論詩至夜半忽起拜余并強君弟子今官甘肅知縣歛金宜者從君後疊拜宜不從君大怒責之尙若昨日事不知君卒已五年也去臘松如自江西投徒歸憔悴黯慘少余四五歲鬚鬢更白于余余延松如飲酒後復對哭君然後知三人者暑亂之交非後來相識者所

可冀及君詩集外復有杜詩箋釋生平師法所在君死而城北放生池及九柏山房之遊讌遂絕或待他日松如復歸當設一筵于雙池列柏中誦君生平尤愜心之作以侑酒不知吾年能待否君知之而吾不知也

莊達甫徵君春覺軒詩序

夫詩以人傳乎抑人以詩傳乎吾必曰詩不足以傳人也惟人足以傳詩耳何則今之伸紙握管者不下千百人矣何足傳者不少概見乎此其故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品之不端則無以立其幹氣之不盛則無以舉其辭性情之不摯則無以發其奇心思之不沉則無以扶其奧學術之不贍則無以極古今上下屈伸變化之方五者具而始足以

言詩始足以言詩之傳然則詩豈易言哉若徵君之性情之品之學固夫人而知之者也其言皆有物不苟作流連光景之語而又加之以氣息之淵雅意匠之深邃而詩之道亦遂無不備焉或尙以徵君之詩少山水恢奇之致然不足以病徵君也晉陶徵士潛詩家第一流也然家柴桑而官彭澤踪跡所到不出數百里焉唐裴秀才迪王右丞之畏友也然除輞川諸名作外他所詠不多見則其遊亦不遠可知均無礙其爲傳人也徵君嘗歲余好遊遠近各山垂暮不倦然余自問性情品學不及徵君庶藉山水以補之亦古人學畫不能去而後塑之遺意耳徵君以爲然耶

更生齋文續集卷二

陽湖洪亮吉著

復胡吉士承珙問小爾雅書

得手書並尊校小爾疋若干條精審之至知同館中又有繼張皋聞王伯申二人而起者矣謹將手示所及細覈之如廣詁艾大也云諸書無訓艾爲大者按艾又字同書皋陶謨俊又在官漢書谷永傳作俊艾在官俊可訓大艾亦可訓大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傳云俊者大也是矣又屑省過也云近刻小爾疋疑屑字衍按方言迹迹屑屑不安也秦晉或謂之省省注迹迹屑屑皆往來之貌廣雅屑屑迹迹塞塞省省不安也又云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漢

書集注屑屑動作之兒動作往來皆有過意則屑非衍字又嗟發語聲云文選注引小爾疋羌發語聲也疑此嗟字本作羌今攷爾雅釋詁舊注亦云嗟楚人發語聲釋名亦云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毛詩傳嗟是口語之喑咀則嗟爲發語聲明甚至楚辭王逸章句羌楚人辭語也李賢後漢書注並同是嗟羌二字無妨並爲發語聲且李善西都賦注引小爾疋亦云嗟發語聲亦可明小爾疋嗟字之非誤矣至話治也話當作詰杜預左傳注詰治也卽用小爾雅之文慙強也慙當作慙釋文引爾疋慙強也陸氏所引卽小爾雅文誤以爲爾雅耳履具也履當作展鄭司農周禮選牲注可證至縞皓素白也來書據後漢

書注引此以爲皓下脫也字是疑以皓釋縞以白釋素分四字爲兩義矣不知漢書集注一云縞素也一云縞白素也一云縞皓素也皆當用小爾雅文則以皓下當有也字非矣又奸犯也來書兩引文選注云小爾雅作迂犯也按干奸字同鄭元禮禮注犯猶干也眾經音義引音義指歸亦云犯者干也則不必改奸从迂矣廣義下淫曰報來書引服虔左傳注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據此謂報亦上淫之名非下淫鄙意謂君淫臣之妻亦可云下淫漢律專爲平等人言故不著上下且服氏云上淫曰烝文法與此正相對古訓簡質況義亦可互見也廣名車轅上謂之轆來札云諸書無以轆爲轅上者按

廣雅轆轆也玉篇轆轆並轄也轄車軸頭方言車轄齊謂之轄則車軸頭是在轅上不得云誤廣雅藁謂之稗稗謂之芻來札云眾經音義引小爾雅稗謂之芻按鄭元儀禮注芻謂藁也說文藁稗也稗禾莖也禾莖可以爲芻故小爾雅云然說文稗禾別也玉篇稗秕也他書亦無有以稗爲芻者恐眾經音義傳寫有誤廣雅度四尺謂之芻來札云漢儒訓各不同卽書疏引王肅聖證論亦不云四尺曰芻惟周禮疏引王肅云爾疋四尺曰芻當卽用此文今攷以七尺爲芻者包咸鄭元高誘諸人也以八尺爲芻者孔安國王肅郭璞諸人也說文芻伸臂一尋八尺漢書食貨志集注亦同近歸安丁進士烝忽爲舛說云當是四尺謂

之下脫五字四尺別有度而倍之謂仞仍是八尺曰仞也然下卽云倍仞謂之尋說文尋八尺也使小爾疋果有八尺爲仞句則倍仞謂之尋已十六尺矣倍尋謂之常已三丈二尺矣有是理乎是丁之說不足馮也又倍兩謂匹尊意疑倍字爲衍文極是古未有以八丈爲匹者鄭元禮記注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說文匹四丈也則倍字衍文無疑至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稱來札云四語未詳所本今攷白虎通所述與此並同其全文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鏘鏘謂之銖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與小爾疋適合秤卽稱之俗字也惟十一句分作數處疑小爾疋之錯簡矣來人怔忡不欲令久待謹先此率復惟川程眠食自愛餘容續啟不宣

書道德經後

竊嘗謂三代以後用孔子之道治天下與周公之所以治魯同用老子之法治天下與太公之所以治齊同何言之孔子之所以治天下純於王道者也老子之所以治天下參王伯並用之者也今讀其書而知之矣蓋儒家好名老子能不好名其言曰名與身孰親又云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之主是老子能不好名矣范蠡悟其旨遂以伯越國語

吳之再行成也句踐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以句踐之蓄怨深怒而猶爲此言名之念不盡忘也范蠡知之矣其對王孫圍曰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范蠡能不好名不好名此越之所以沼吳也養身章功成而弗居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范蠡悟其旨以全身申包胥張子房似范蠡者也子胥文種韓彭所不能也故皆至殺身微明章云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陳成子悟其旨故厚施於國而遂以篡齊魏武悟其旨亦遂以篡漢智伯袁紹不能故皆至滅亾忘知章爲無爲則無不爲又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曹參悟其旨以成開創之勳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云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魏相悟其旨以成中興之業易性章云夫惟不爭故無尤直不疑之處世也歸元章云無遺身殃是謂襲常楊王孫之自處也洪德章云知清淨以爲天下正汲黯之居官也立戒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疏廣疏受之致仕也凡西漢之有實政實學者無不法老子且西京之所以彊亦以此大抵西漢尙實魏晉尙虛尙實故在上者綜覈名實在下者奉行故事百事具舉而天下治此國勢之所以彊也尙虛則在上者惟務通達在下者迭祖元虛百事廢弛而天下亂國勢之日趨于弱亦以此因讀道德二章竟爰及之勅授文林郎河南南召縣知縣侯補知州徐君墓誌銘

嘉慶十年月日河南南召縣知縣侯補知州徐君以疾卒于官越二年其孤始克扶榱旋里并乞余爲銘墓之文謹按狀君諱書受字畱封一字尙之世爲武進望族高祖元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永宣進士侯補主事祖植國子生父士勳以舉人官彭水縣知縣君彭水君長子也母爲楊宜人君性純孝尤得大母及楊宜人歡心讀書數行並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歲庚子舉京兆試充副榜貢生時君已以四庫全書館謄錄當得官癸卯鄉試又報罷遂遵例以本班分發河南不數年以材擢縣令歷署太康縣丞汝州州同尉氏縣知縣奏補蘭陽縣其政績最著者任尉氏時縣有富民待于姓極薄前令皆與之交君拒不

與通其人與從子角門訴于官君令以索係頸至詢之則從子因貧乞貸不遂故鬥君卽援筆判曰叔則爲富不仁姪則因貧無賴越數日其叔以三百金賂君乞置從子死地君僞允之卽命之曰汝金翊日呈繳可也屆期叔果納金君卽畀其從子曰汝叔所助後須改行從善其人不知其故泣謝而去蓋善全人骨肉如此縣有無賴受其害者不止一人君立斃之杖下一縣稱快任蘭陽日方抵任行至西關忽烈風吹手中帕去跡之入古廟中廟久燬于火俗所稱金龍四大王者也前令欲新之而不果君始糾工卒事云又訪知廟有旅榱係孟縣被人謀害懸案未結者爲緝凶抵償乃已丁外艱歸服闋補南召以河工堵禦勞

特旨以知州題補未及遷而卒年甫五十四烏乎君少爲
奇童長爲聞人壯爲能吏然不盡其才而卒余嘗兩奉使
過大河南北譽君者甚眾間亦有毀君者蓋君出納最謹
前官有虧帑項者君堅不受代故至此然君待人實開心
見誠卽與爭于上官前者退實無後言以是人亦諒之君
卒前一年曾屬余志彭水君墓不及三年君之孤又以君
墓銘爲請四年之中銘君兩世而余年亦已老矣回憶少
時鳴珂里之徵逐九柏山房之過從忽忽如昨日事而同
輩及君羣從無一在者山陽嵇阮之遊鄴下應劉之逝世
去不停悲來無限矣君少卽工詩古文所著有教忠堂存
稿若干卷余與君有連舉京兆試又爲同歲生是知君莫
若余者君娶于楊先君卒無子側室生二子葆孫夔孫將
以某年某月葬君于某鄉之某原銘曰
爲儒而儻爲吏而良廉鄉兮讓鄉兮禮義鄉兮魂而有知
庶先歸我水雲之鄉

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序
陸德明著經典釋文末綴老子莊子二家于老子則首取
河上公章句于莊子則以郭象本爲據余前在陝西巡撫
畢公節署亦曾取道藏中河上公注老子足本校刊之今
王君性嗜古尤畱意周秦諸子因先求河上公老子章句
郭象莊子注善本合刊之書成乞爲之敘敘曰治術至漢
末分學術亦至漢末分何言之三代以前以儒術治天下

人人而知之矣自漢興而黃老之學始盛行文景因之以
致治武帝之世竇嬰田蚡雖好儒欲推轂王臧趙綰然勢
不能敵也老子之徒又有文子其書述老氏之言爲多世
亦並尊之當時上自天子下及士大夫內及宮闈莫不服
膺黃老之言以施諸實事其尊老子文子也與孔顏並故
王充論衡自然篇曰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尙不能譴告
况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其尊
之若此蓋黃老之道以迄文子述老子之言實皆能治天
下者也西漢之治比隆三代職是故耳至漢末祖尙元虛
治術民風一切不講于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壽魏志
王粲傳末言嵇康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于此于是治
術學術皆自此而分君相之好尙不同而世道人心遂陵
夷不可復問卽以注二家者論爲老子解義者鄰氏傅氏
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以前人也無
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向秀
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蓋莊之配老嵇阮發其端崔向
挾其奧郭李衍其流而導之者則黃初正始之君也是則
二書之升降百代之盛衰係焉夫豈細故哉唐元宗時升
老文莊列四子之書爲經而無所區別此開元天寶治亂
之所以分也請卽以質世之君子

師大令二餘堂詩集序

余好遊名山大川所至輒見趙州師君荔扉題句心恆異

之不知其爲同歲生也繼晤君同里錢南園侍御始悉君
之生平君游歷最廣中歲後以名孝廉出宰山縣凡催科
獻獄憫荒憂旱一切居官行事以及懷人念友登山臨水
傷今弔古無不一一見之于詩其詩類皆抒寫性情敷陳
時事不描摹古人而自合于古不沾沾焉求異于世俗而
自不由人君詩之可傳以此又所與文如尹楚珍閣學及
南園侍御等類皆天下第一流人抱負旣不凡見地自覺
迢遠發爲歌詩與流連光景應酬世故者卽不可同日語
蓋天南清淑之氣點蒼雞足玉龍銅馬金沙瀾滄洱河路
江諸名勝不能盡之也必有瑰人奇士出于其間所謂瑰
人奇士者又必發爲傳世之文以鼓盪山川之靈氣則謂
雲樹之思也

唐陶山岱覽序

岱宗爲五嶽之首然嵩華恆諸嶽前人皆有記述而岱嶽
反無專書唐以前如晏謨伏琛宋以來如于欽朱晝等雖
皆曾泛濫及之然語焉不詳且亦非專爲岱作也近日雖
有岱宗小史泰山圖志等書而去取不甚得當若大安碁
布衣欽之道里儀徵阮侍郎元之金石又皆各述一門非
岱嶽之全矣此吾友唐陶山刺史岱覽之所由作歟陶山

以名進士需次主泰安書院者有年其學既博而精其搜
采又簡而覈精心苦志之暇又加之以目驗身試而後成
焉首冠之以圖繼之以總覽附覽分覽敘覽而附以金石
藝文共若干卷蓋自有此山卽應有此書而書至今日甫
就吾知自登封以來三千餘年七十二君之靈望此書之
成也久矣雖然岱覽之作又豈僅爲覽岱而作乎夫東方
萬物發生其靈耀奮發易動人反本追遠之思陶山之爲
此意固有在矣今試登山而東望則太公駐節之方去思
遺愛之所在也由山而眺其西則太夫人歸墟在焉棲神
定魄于此蓋已久也山之支麓四出又皆童年待遊之地
誦讀之所訪碑碣搜簡牒感今弔古之所寓也詩不云乎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烏乎陶山
殆以此泰山巖巖者寄詩人岵岵之思乎不然陶山之家
亦在南嶽之麓矣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陶山何不南
岳之覽而岱是覽乎則讀是書者又非可僅賞其聞見之
確采錄之勤與編次之有法論斷之得體已也夫膚寸而
合觸石而起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太山之雲也昔狄梁公
望太行之雲尙云吾親在其下久立不忍去況以陶山之
純孝而父母之存歿又與梁公迥殊吾知其升天闕之崇
隆望浮雲之去住其寓感有百倍于梁公者是其感而泣
泣而不止者又將何如乎若亮吉與陶山友而孤露之痛
更甚于陶山是又讀其書而覺其涕之無從者矣

靖江朱氏義項記

三代以後合族之法不行稍得其遺意者義田義莊之類是也靖江朱氏爲縣中舊族乾隆己巳歲朝議君自宰長清歸里以族姓繁衍貧困者多因倣宋范文正公義田之法捐銀若干爲之義項凡族姓之喪葬婚嫁孤寡老弱及有志進取無力讀書者皆于此取給焉以是朱氏自曾祖竹窗先生以下讀書仕宦藉以成就甚多統計義田七百二十畝餘銀權子母者若干乃行之四十年而子姓漸繁經費漸拙至嘉慶之元今晉階方伯守同州時復與猶子嗣曾仲武輩續捐銀若干增立規條并詳明所屬之府與縣以期永久立法可云善矣然祖宗之良法美意亦貴子

孫善守之度支有定額必先事而預籌今昔有不同必隨時而酌改蓋出納宜謹也條規宜肅也經畫宜裕也徧私宜化也以大公無我之心推敦本睦族之誼以一視同仁之念寓水源木本之思倘行之久而經費復絀則子姓之有力及服官於外者均可續捐以襄善舉然義田則惟虞水旱之災義項則又恐生挪移侵蝕之弊若皆能以祖宗之心爲心以族中之老成長者爲法此豈特朱氏世享其利將見江以南世家大族亦當取朱氏法以爲準繩如義門之鄭義莊之李一世咸取則焉豈非賢子孫能推廣祖宗之遺意由一姓以及他姓由一鄉一邑以及于一世之明效大驗歟晉階方伯將以其事勒之于石爰屬亮吉爲

記其本末餘並詳朝議君所作碑記及方伯所續立規條此不贅

焦山東洲接漲洲田記

焦山峙大江中四面距城市十里及數十里不等驚波巨浪中斷渡或一日至四五日是以寺僧居此者時有斷爨之憂然言其勝槩則

警蹕之所時幸也言其形勢則南北之所關鍵也言其奧古則漢大隱唐禪寂棲止之地焚修之所也夫高旻以水陸之湊江天以楚越之衝寺門一開香火錢日不下數萬數十萬而焦山百無一二則神佛之香火僧眾之衣食樓臺殿宇之修葺焚香掃地道人衲子之日給篙工柁師南來北往之月廩所恃以不乏則東洲洲田是矣東洲距山麓尺咫自宋祥符六年敕賜本山洲場田地一萬二千九百餘畝作焦公香火田優免一切差役兼救有司一歲兩祀迄今不替迨明嘉靖後本山所有洲場田地盡已圯沒以致釋子星散名區日荒迨我

朝定鼎而

仁皇帝

純皇帝皆親御六飛至焉

奎章法書照耀山海

龍輅鳳舸震驚龍蜃乾隆三十五年連山洲東新漲泥灘三長蒙大吏具奏

勅準作焦山香火田就近民戶不得復爭

恩至渥法至善也寺僧清恆等復恐年代久遠比連洲場之戶致啟訟端因乞太守鄧君暉給示勒石而復請亮吉爲之記以壽貞珉以垂奕禩吾願後之官于此者推

聖天子之德意高僧大隱之風烈隨時爲培護整飭將見香火之炳耀僧眾之焚修并有過于江天高旻二寺者又拭目俟之矣吳門邛永年丹徒王體和實司官司文案旣詳慎于事又用力最勤亦剗得附書

誥贈朝議大夫晉贈資政大夫光祿寺卿伊封翁墓表

君諱經邦字靖原一字厚菴性孝友早歲卽遭贈君喪哀毀如禮母黃太恭人善持家身自作苦俾君讀書君樂易

開敏喜交遊胥無城府人皆願與交旣補博士弟子再試有司不售卽絕意進取友人勸挾貲遊江南逐什一利未幾資斧盡喪有誑公者曰此不必若行吾力能爲若致三倍利公信之俄復盡遺其貲人有勸訟于有司者公恥之焚其券不校家計日落始鬻大宅遷居隘巷三遷而隘愈甚處之澹然有笑公者勿顧也然課子若孫極嚴時光祿君已有聲庠序爲聘名師遂連捷南宮官禁近公以此稍慰其課孫秉綬也一與課子同論語禮經皆公所手授并攜與臥起醒輒令背誦所授書暇或攜遊東山橫嶺間指紳園館無不畢涉遇道流釋子樵夫釣叟輒連話移晷所居雖一廬一圃必徧植花木引水環之植一花乍開或眾

果方熟卽延伫其下嘯詠不倦其風致如此其望孫秉綬成名較望光祿君尤殷易簪時尙手摩秉綬頂曰惜不及見兒之成立矣以乾隆壬午閏月初四日卒年六十有九配王夫人又娶雷夫人則光祿君及贈朝議君之生母也生而靜重寡言勤儉作苦自歸資政公而黃太夫人性嚴厲夫人能得其歡心又嫡王夫人以久病足不良凡厠踰浣濯之事皆身親之溲溺則負以上下暇則織紉以佐家計以是太夫人忘其勞王夫人忘其病如是六年王夫人始卒又撫其女至長厚嫁之凡再姪再得男家旣貧資政公居恆不自得有觸卽怒夫人未嘗有怨言光祿君旣孤資館穀以養母值歲饑甯化俗諱言食粥夫人則躬自噉薄糜間以芋菽不以爲苦也一日秉綬苦程課嚴而泣夫人勉之曰孺子無然他日發名成業其甘若何逮光祿君通籍迎養京師者六年而夫人遽以疾卒年亦六十有九子二長卽光祿君 以己丑進士厯官光祿寺卿次恆珂以秉綬官貶贈朝議大夫廣東惠州府知府孫四長卽秉綬以己酉進士現官揚州府知府次秉徽秉縉秉纓會孫四人君以子貴厯贈資政大夫光祿寺卿配王氏雷氏皆累贈夫人以某年某月合葬于炭山祖墳越十年秉綬屬亮吉爲之表

國子監生程君墓誌銘

維嘉慶十二年 月 日文學程望光等將葬其尊甫君

國子監生子元于某鄉之某原先期以墓道之文請謹按
狀君諱惠字子元太平縣六州道一圖二甲人生有至性
自少逮長事父母能得其歡心父某年六十一患癱瘓不
離牀褥者三載醫者以爲不起惠昕夕不暫離每事能先
意承志暇則品量水藥澣酒垢濁凡婢僕所不能爲者皆
躬親之晨起必焚香祝天願減己壽延父算忽一日有方
士過舍贈藥一刀圭父服而愈覓方士已不知所在父病
愈後壽至八十一始無疾而逝里人及親串皆曰是疾何
得起是方士亦何能活人殆君誠孝所感耳君兄弟三人
昆季皆早世君撫視猶子等尤篤先後皆讀書成名一門
怡怡過其廬者如入奮建之里往朱陳之村不復作近世

想又慮族姓之貧苦不克葬也買地許家塘俾各得歸骨
甚窘者復出資助焉縣有善嶺屆三府六縣乾隆十八年
蛟水陡發山徑悉崩壞君獨力修連刀灣八里岡五里亭
橫培里至嶺頭諸處費數千金行旅咸誦之遇歲歉輒視
其力之所及以賑又嘗仿古雷公等炮製法徧製丸散以
濟人踵門求者不絕今子若孫尙奉行不怠洵可云好善
不倦者矣君卒年六十一配 氏子 人銘曰
賑災補患一鄉太平以養以育一家太平躬行實履一心
太平綜君之畢生兮庶不愧乎縣名陵陽之谿天都之峯
君棲神其間兮并以昌其後昆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晉封奉直大夫湖南甯遠縣

知縣加三級蕭山汪君墓志銘

亮吉年二十餘客安徽學使者署始與餘姚邵學士晉涵訂交甫二日卽出雙節堂啟索詩曰此吾鄉蕭山汪孝子輝祖爲二節母乞言也亮吉讀竟悚然昇之亦曾作一詩郵寄未識得達否也厥後四十年宦轍南北卒未得與君一面歲辛酉亮吉自伊犁放還君時已罷湖南縣令歸里又介吾里中臧文學庸乞爲雙節堂序亮吉不敢辭也越二年甲子有天台之行道出蕭山甫得訪君子里第時君已得未疾兩公子捧之出得訂交于譔美堂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而家法修整又甲子浙石然後歎學士不妄許人以亮吉所見有過于學士所許者爲飯半升談竟日乃去

昔唐蘇源明之言曰余不幸生薄俗所不恥者以識元紫芝耳亮吉徧交海內士大夫其不愧紫芝者惟有君耳謹按狀君諱輝祖字煥曾晚號龍莊十九世祖大倫始由浙之鄞縣遷蕭山祖之瀚父楷原任河南淇縣典史皆以君貴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嫡母方繼母王生母徐皆贈太宜人君五歲方太宜人卒十二歲贈君又也君孤苦無所依賴王徐兩太宜人勤紡績黏楮鏹自給夜嘗達旦太宜人泣而訓之曰兒不學必不可爲人使汝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于是太宜人泣君亦泣以爲常君性開敏七歲始就外傳夜輒能背諷日所誦書君旣孤而叔父某又以博破家疑兩太宜人有私蓄求索不遂則撻君太宜人

百方貸錢應之後又從徐太宜人手募君去人有勸徙君避之者太宜人以宗祊所在堅不忍去于是往往絕食過臘恆無複衣蓋君少歲之苦家難之多有與吾母蔣太宜人撫亮吉同者讀君手錄未嘗不淚涔涔下也君能文後所歷凡數師惟同里鄭文學嘉禮上虞徐明經冕課君最嚴每作一藝必令三四易稿明經又勗之曰汝不成立則汝母無淚乾日矣蓋知君有家難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鄉試數報罷家計益窘遂入州縣幕掌書記漸習刑名君既善讀書又勤于其事每仿漢江都相春秋決獄之法時以禮經參會律條平疑獄者數十前巡撫侍郎胡公文伯協辦大學士莊公有恭尤契重之語屬吏曰事經汪君必無冤獄君藉此亦得展布其所長君理刑名至三十年平反大案者無數皆詳君佐治藥言不贅君以戊子年舉于鄉越七年乙未成進士又十年而官縣令得湖南甯遠縣知縣蓋君自弱冠以後未筮仕已前皆在州縣署王刑名及君入官而洞悉民隱燭照物情胥吏舞文之弊墨厥恫嚇之繇罔不剖析入微故甫抵任民卽號爲神君縣畧

廣西

國初兵燹後城堞久圯庫藏無所廨宇半頽君以次修舉又值歲稔集三十六里紳士殷戶以里數分段爲三十六令分任之里之產少者以產多之里助之七閱月告成又以其暇修武廟城隍廟龍神廟馬神廟正月之吉行鄉飲

酒禮四月朔出勸農七月朔行賓興禮觀者塞途諸父老有歎息泣下者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也以士風樸陋創修崇政書院一月數課之一如家居教子弟法蓋自君修城堞後城以內始有補博士弟子者自君葺書院後縣始有舉于鄉者君欲清吏治以爲非力行保甲法不可于是集三十六里地保人子空白簿一墨一筆一令所轄村莊注管內四至八到接壤及山多田多塘堰若干大路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幾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恆業一一注入簿內限三月繳并手諭各鄉官民本屬一體緩急義須相關聽訟之任責專在官完賦之任責分于民官不勤職咎有難辭民不奉公法所不恕甯遠錢糧素多延欠今舊習已更深可嘉尙今定約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聽訟以二日校賦以一日手辦詳稿校賦之日亦兼聽訟爾等若遵期完課則少費校賦之精力卽多畱聽訟之工夫云云後傳誦至長沙大府命州縣皆仿行是君治一小縣而湖南八府七州皆隱受其福以爲非今日之循吏不可也君爲治尤嚴于訟師土棍流乞之貽害一方者訟師則有黃天桂一案天桂一名名世前縣趙君任內與人訟慝控大府已審誣矣復翻控逸不到案君以他事獲之檢得與大府吏史坤攬訟筆據稟大府發審大府立革坤役歸縣案審辦事遂得直天桂雖逸去然恨君刺骨適侍郎傅森以祭告舜陵道出甯遠天桂遂誣砌各款乘夜以篋裏

紙擲入輿中侍郎浴道詢君治蹟則雜然應曰湖南第一好官也侍郎大异之卽以匿名呈辭發君究辦君覈字跡則天桂所書也天桂偵知狀復由道州竄入廣西終君任不敢返流乞則有老猴夫婦一案老猴者廣西人俗呼飛天蜈蚣妻號飛天夜叉年僅五十有拳勇佔居縣巖穴中十六七年黨羽六七十人分路強乞輸日供老猴夫婦積餘貲則轉貸貧民博厚利或忤其黨則挺身行兇人莫敢觸君訪知卽與營弁里民設法同捕伺醉掩縛之妻竄逸拷治盡得匪黨姓名羈老猴獄分路緝捕各遠竄出境不半月縣中無乞後君兼攝新田惡乞懾君名亦皆遠去兩縣士民至今感誦之君以餘閒復能考古據漢書趙廣

漢傳鉤距法斷縣民匡學義獄據新舊唐書劉蕡傳斷縣民李氏祖唐李邵與蕭氏爭先隴獄嘗夜聽訟聞雁聲按輿地書甯遠在衡州南五百餘里以爲雁未始不過衡陽駁前人回雁峯說之誤蓋君勤于官又不廢讀書如此君兩爲湖南同考官兩署道州又兼攝新田縣事皆有惠政奏調善化縣時君以代驗江華縣楊古晚仔命案越山險二百餘里道失足昇回病轉劇君年已逾六十將以此乞休適有承審遲延一案廉使遂據以劾君大府以君良吏欲爲之地又欲引入幕中君皆固辭遂以壬子年二月罷官歸里時君抱未疾已不良于行里居十年課子及孫外寒暑昕夕皆手不釋卷前後所著有佐治藥言學治臆說

善俗書廿四史同姓名錄遼金三史同名錄逸姓同名錄
字同名異名字相同錄元史本證貽穀燕談越女表微病
榻夢痕錄暨詩文集并共十數種及見第四子繼培成進
士官選司孫世鍾等補博士弟子員又一年而卒年七十
有八娶王氏繼娶曹氏子五人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候
補直隸州州同繼墉福建某縣典史繼圻國子生繼培甲
子乙丑聯捷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繼壕國子生孫 人
繼坊等將以 年 月 日葬君于山陰 鄉之 原述
君遺命乞亮吉爲墓道之文而錢塘梁學士同書手書上
石烏呼亮吉與君神交四十年甫獲一面卽卒若吾兩人
之交多一面不可得飲此一面又若斷斷不可者豈相知

之深反不在笑言促膝之久乎然計君一生在家爲孝子
入幕爲名流服官爲循吏歸里後又爲醇儒律身應物則
實心實政烏乎君亦可爲完人矣重爲之銘曰

曾聞卓魯一已難兼而有之古所罕經史學况兼劉班三
唐以降求人師薄俗乃生元紫芝一千餘年君繼之廬名
歸休大禹旁循聲乃在舜所藏九嶷三湘阻且長我臻赤
城兮訪黃髮兒傳六經兮母雙節冀淳風兮被吳越

涇縣志序

一方之志苟簡不可濫收亦不可苟簡則輿圖疆域容有
不詳如明康海武功志韓邦奇朝邑志等是也濫收則或
采傳聞不揆載籍借人材于異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譌

以傳諺誤中復誤如明以後迄今所修府州縣志是也間嘗與友生言之凡一方志乘有唐宋以來輿地圖經可依據者類皆登采巖而敘致覈夫宋敏求長安志洛陽志何以善以三輔黃圖三輔舊事洛陽宮殿簿西京記洛陽記以迄唐韋述兩京記兩京道里記等導其先也范成大吳郡志何以亦善以吳越春秋吳會記張勃吳地志導其先也然則前志之善者非後志之所當奉行不失乎涇縣在宋嘉定中有本縣令濡須王抃所撰志十三卷今雖不傳而明宣德成化嘉靖三志間引之亦尙十得二三其條理之詳搜采之允迥非後來者所能及是以悉錄入焉又念此縣爲秦漢所建地大物博山則陵陽蓋山水則南江分

江故道皆匯于此人物則漢楚王英之所徙也丁鴻之所封也孫桓王太史子義之所屯駐也鍾桓兩內史之所守城也其巖壑清峭道里深邃實爲東南諸縣之冠而錢鄭二志並修于乾隆十八年有失之略者有失之鑿者今于其略者補之鑿者抹正之餘則悉仍其舊惟于水道故城之類則視舊志較詳焉凡閱二歲書成共析爲三十二卷蓋撰方志之法貴因而不貴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攷旁稽義歸一是庶乎可繼踵前修不誣來者矣至其不敢蹈苟簡濫收二弊者實此方士大夫編校得人之方時官于此而爲主修者爲丹徒魯子山太守宣化李櫟巖大令于懿行文苑諸門雖采擇微廣要不失乎善善從長之意

亦庶幾晉常璩之志士女摯虞之撰流別比乎夫甄陶眞
偽官是方者之責也授采幽隱詳求遺佚又此方士君子
之責也然則余雖學業無似幸與諸君子共襄此役或藉
可以無大過矣

唐見山先生傳

先生姓唐氏諱爲垣字麟臣一字見山年十二卽孤從其
兄爲坤學爲坤固名諸生教授里中先生穎悟又過其兄
帖括外時時喜爲詩年二十八以詩文冠府屬九學補博
士弟子員後每值歲科二試輒以詞賦冠其曹以是學詩
者踵門又工楷隸乞書人亦滿戶外先生授徒不足充家
食藉此稍贍事母夫人尤孝謹所居白雲草堂屋半傾圮

然怪石林立梁燕潭鯉常出沒棟砌閒松竹聲塞窗戶秋
冬日輒奉母曝背東楹時進酒食先生兄弟或爲兒子嬉
以娛母母夫人笑乃止鄰里化之比屋中無悍子弟先生
兄弟所致也亮吉成童後從兩先生遊先生以亮吉孤子
教之甚嚴督課常不使暇猶憶年十七時讀書郭北四十
里鄒翁塾中翁素封粗通字學顧喜以詭僻字與塾師相
詰難歲常屈其師益自矜喜惟先生則論難不竭隨問卽
隨折之翁乃大沮五應省試不售晚節益自放于酒見衣
冠者或上視不省酷喜呼販夫騶卒共飲潤筆所入輒寄
酒家家數日不舉火不問也卒前一歲益狂飲無度不復
視案上書醉卽呼兒子銓讀稗官之俚鄙者至酣睡方止

所爲詩至多不自愛惜今所存桐孫詩稿一卷類皆中年所成半屬門下士及子銓所記憶者年五十卽曳杖杖磊砢處成穴寢疾後置杖壁間果羸蟲至取泥巢穴中而先生亦不起矣年甫五十有五

舊史氏曰先生教弟子以嚴爲率成就者極多余久從先生遊稍長亦以先生所以教弟子者教人迨通籍後蒙恩視學百嶠并入侍

皇孫學兼教習諸翰林無不以先生所以教弟子者教之始皆憚其嚴久之乃稍就繩尺卒皆各有所成就以去始之畏之怨之者未已恍然曰先生愛我甚也是先生教人之術門下士行其一端已有成效倘先生親執木鐸以振之當何如乎至先生之晦于酒或亦不獲已也非劉伶畢

卓可例

涇縣新豐柯村洪氏宗譜敘

唐林寶姓纂作于元和七年其間載吾宗洪氏著姓列爲三支曰宣城舒城毘陵今涇縣柯村爲舊宣城郡所屬爾吾家今居武進實昔毘陵郡治附郭縣也兩家之居宣城毘陵似皆唐宋以來土著矣不知實非也吾家及柯村之洪皆自歙縣徙皆出于唐天寶中宣歙觀察使經綸公之後忠宣公皓爲觀察使九世孫其遷鄱陽當在唐末五代時自鄱陽遷柯村則忠宣之孫棟爲文安公遵第八子蓋南宋之末也姓纂云吳有廬江太守洪矩爲宣城支之始

然其後不

洪尚書宅舊志山鋤

得古

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洪永章及列女傳香心夫人之夫爲洪勝可
永章勝可其卽矩之後耶據此則涇縣洪氏又有二族矣
姓纂又云監察御史洪察常州人本姓宏氏避孝敬諱改
姓洪氏生子興起居舍人生經綸諫議大夫是歛縣之洪
又從毘陵而徙實亦不盡然今考三國吳志賀齊傳歛已
有洪明洪進則居歛者又不自唐始也至云避孝敬諱改
宏爲洪則何以三國時矩及進明先已氏洪耶豈避諱改
洪之說亦傳疑而非事實耶今柯村之譜于忠宣以下二
十餘世世次秩然其在忠宣前者尙多錯舛失實卽如經
綸公厯住天寶大曆年中姓名見于新舊唐書及資治通
鑑者不一而足而譜分爲二云大經大綸則尤所當訂正
吾願柯村之宗有好學深思之士舉凡唐宋以來所傳世
族譜及歛縣大宗之譜合之于史傳輿圖所載以訂其謬
以補其闕如是而始可以信今可以傳後亦可以不倍于
古也是爲叙

崔恭人浣青詩艸序

余以壬辰歲七月以所業受知于同里尙書錢文敏公越
八年與公之彌甥今翰林院編修崔君景儀爲同歲生因
得拜公之女崔恭人于里第又逾年恭人出前後所作詩
示余授而讀之則皆述世德之淵源傷弟昆之奄忽懷人

感事紀行贈答之所作也夫門閭之盛也荀氏八龍而女
荀復挺奇節世祚之薄也謝家羣從而道蘊獨號高才惠
昭之讀史中郎既不及知行義之 五更已倏焉沒則
夫流連篇什之 恭人以吳越之

名宗歸博陵

守君已成進士恭人

則分鐙夜讀擘

以峯青江上之篇配楓落吳江之

詠見者稱勁敵焉未幾而從宦漢中遠經函谷鄂杜五陵
之會長安六陌之遊使君之婦則望若神仙名士之筵則
首推巾幗攬大河之勝思擊楫而壯遊挹太華之奇乃攀
雲而欲上故百篇之傑作以三秦爲稱首云無何郎君上
第警東觀之書循吏左遷作西湖之長恭人則丹鉛之暇

更生齋文續集卷二

二五

剖析米鹽造述之餘佐參案牘曾不逾年復成一集殆非
人力或由天授者歟又十年之中里門三返過庭之處荒
艸沒其檐楹學繡之窗瓜蔓連于斗拱范伯孫之宅僅有
孤孫羊侍中之書欲歸愛女哀至則泣何以克堪而情生
于文殊難卒讀余以通家及知四世當蕭山君之卒既校
其遺文尙書公以復讐其篇翰今復與袁湛之名甥訂大
家之別集此則歲月之感較甚于周侯文獻之區有慙于
常璩昔對司隸之語尙號奇童今過尙書之門不辭殘客
云爾

更生齋文續集卷二終

曾孫用勲校刊

